

司马迁最推崇的女富豪
秦始皇最爱的神秘情人

大秦國姐

孙闰慧 | 著



作家出版社



大秦國姐

孙闰慧——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秦国姐 / 孙闰慧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063-9192-4

I. ①大…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704 号

大秦国姐

作 者: 孙闰慧

责任编辑: 窦海军 李亚梓

装帧设计: 石原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403 千

印 张: 26.5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192-4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隐市天机	001
第二章	帝相争锋	005
第三章	沐雨机缘	012
第四章	善恶忠奸	017
第五章	语惊四座	024
第六章	巴蜀迷局	033
第七章	步步心机	040
第八章	神秘小婢	048
第九章	异士诡断	053
第十章	流水桃花	057
第十一章	幽谷情动	062
第十二章	力夺家业	068
第十三章	新思巧计	077
第十四章	暗流涌动	082
第十五章	权利密谈	091
第十六章	神医王子	098
第十七章	奇遇怪谈	107
第十八章	天阙危情	113
第十九章	针锋相对	124
第二十章	璞玉知己	131
第二十一章	执风定情	138

第二十二章	神言鬼行	141
第二十三章	千古交易	149
第二十四章	万丈深渊	155
第二十五章	爱与阴谋	166
第二十六章	旧怨新情	176
第二十七章	糜府惊魂	182
第二十八章	绝地反击	190
第二十九章	杀伐立威	197
第三十章	成王败寇	208
第三十一章	卷土重来	221
第三十二章	霹雳手段	230
第三十三章	情业两难	238
第三十四章	商贾齐聚	244
第三十五章	风云际会	252
第三十六章	金风玉露	258
第三十七章	曹社之谋	267
第三十八章	雄心长策	274
第三十九章	梨园恩怨	281
第四十章	明争暗斗	289
第四十一章	异域惊变	298
第四十二章	血火冠礼	317
第四十三章	逐客之危	333
第四十四章	力挽狂澜	343
第四十五章	风雨骤来	352
第四十六章	生离死别	365
第四十七章	凤凰于飞	381
第四十八章	第一女商	387
第四十九章	铁血皇图	400
第五十章	千年密辛	409

秦庄襄王三年，五月，薨。

六月，太常择吉十六日，奏丞相吕不韦，子政承，拜谒高庙。

即位大典，辰时三刻，墨色浓云蔽日卷天，连亘幽翠终南，苍苍渭河，
拢映咸阳满城繁华。

繁华之中，秦王宫阙拔地而起，廊腰缦回，阁道相连，五脊六兽威严慑目，堪称最伟。

庙宇拱卫的咸阳宫正殿，百官正着长冠朝服分作两列垂首而立，由广场延向层层白玉石阶，直至殿内。

殿外，年过半百的太常边踱步边向百米远的宫门外观望。望了数回，也不见甬路上出现一个动弹的人影。他转身瞧了瞧殿内已列好的仪仗，止步思虑片时，唤来宦侍，在其耳边低声道：“你沿通往王宫正门的甬路而行，若未遇到吕相，便去府中看看。若还未动身，便婉言提醒。若另有考虑，便说本官定遵循执行。”

宦侍领命而去，宫内一路未遇，匆匆奔向正门。

正门前，两尊巨大夔兽石像长尾上卷，蓄势待发，张开的血口中四颗锋利门齿外露，目露凶光，直逼前方，阴霾天色下更显狰狞。

宦侍示腰牌启门，于官道疾行未几，进了热闹的街市，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消失。

今年的咸阳较之去年，热得早了许多。街市上的人们尽着盛夏衣帽。林立的店肆中，琥珀冰酒、清风竹扇、碧玉凉茶等祛暑之物纷纷呈卖。其他物什亦琳琅满目，食如画、饮如泉，琴音泠泠、铃声叮咚。

城内人头攒动，城外车水马龙。

往来城门者，形色各异，应接不暇。

最引人瞩目的是一辆从绿林长道向城门疾驰而来的金钲乘坐马车。金钲车后又有两辆载货马车，应是一家之属。

车厢红木镂花，帷幔锦纱半透。宝马奔腾，蹄声哒哒，激起一路尘沙。留心者只闻得淡淡香氛，看不清过眼芳华。

马车驶近城门。车夫收紧缰绳，宝马昂首长嘶，辘辘车声渐小。

当世，乘金钲者非富即贵，多为王公侯爷。

来往的行客纷纷缓步观察，想看看里面坐的人儿是美是丑，是肥是瘦。

好奇心胜者干脆暂停行程，仔细地盯着晃动的车帘与窗牖错开的缝隙，欲一看究竟。

车夫搬来一四方精雕木墩放在车辕下，恭敬退后。

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女孩掀开帷幔跳下车来，望着咸阳城门，微微一笑，眸灿如星，弯如月牙。

观者打量女孩，见其一身青色垂胡单绕曲裾，衣料为上等绢料，容貌姣好，灵动可人，对车内另一绰约人影更为好奇，纷纷移目注视微微飘动的帷幔。

女孩笑吟吟地走到车辕旁，轻快地唤了声“小姐”。

观者定睛凝神，只见一只白皙纤手握住帷幔，姿容随着缓缓掀开的帷幔渐渐显露。

四下嘈杂骤减。不曾留意的人亦多有侧目。

女子搭着女孩伸出的手款款下马，在这阴云密布、风静之下，仍是一身掩不住的风华。

众人细看那女子，一身荷粉广袖三绕曲裾，肌似凝脂，眉如冒烟，领若蛸蛸，肩若削成，腰如约素，端的是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

数人由注目变作了驻足，暗暗猜测粉衣女子究竟是何身份。

女孩牵着粉衣女子的手进城。车夫驱马随行身后。

女孩进了街市，时而与粉衣女子耳语谈笑；时而美目四顾，浅露惊叹，似初到咸阳一般。

一股香气飘来，勾起女孩食欲。女孩拉着粉衣女子几经辗转，终于寻到美味源头。

女孩抬头看了眼店门上的牌匾，又低头凑近摆在店门外的一排排热气腾腾的瓦罐，发现每个罐体的图案均无重复，有青笋迎船出，红鱼入饌来的竹笋红鱼；有色如鹅黄三尺余，肥美不减胡羊酥的韭黄猪肉；有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地行素鳞的六谷八珍，样样令人垂涎，道道精美绝伦。

女孩央求粉衣女子在此饱餐一顿。她得了应允，寻一四方漆案入座，又点了许多佳肴，暂将所有美味尝遍。

粉衣女子被女孩逗得轻笑。她举止淡雅，不扰旁人，却免不了周围的食客主动侧目。

其中最为特别的，当属旁桌的一位老者。

老者黄发垂髻，前额突起，长眉下弯，眼窝凹陷，看向粉衣女子的目光透着精怪与惊叹。

看罢，他从随身的布袋中取出一长半尺，宽三寸的柱形红木。

他左手握木，右手拈刀而动，时而平刀劈削，时而圆刀勾勒，时而玉婉刀剔角修光，神态专注，旁若无人。

约过半刻，老者刀锋回转，轻点侧磨，屏气凝神，捏刀两指轻颤，小心翼翼点画眉目。

须臾，柱形红木变作了人像，正是粉衣女子的模样。

老者盯着木雕沉吟片刻，抬头看了眼粉衣女子，又拿起刻刀，翻转木雕，在平坦的背面添了几笔，消瘦黝黑的脸上露出苍苍笑容。

刻罢，他拾好行囊，唤来店家，将木雕与饭钱一同交付，又在其耳边叮嘱几句，起身离去。

“真是美味。”女孩双手覆上鼓起的肚子，看着被自己吃空的瓦罐，意犹未尽。

粉衣女子放下竹筷，浅笑道：“莫要贪吃。一会儿还有正事要做，万不

可耽误。”

女孩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环顾四周，疑惑道：“今日不是新王登基吗？怎不见新王巡城呢？我还想看看……”

不待女孩说完，粉衣女子便正色打断：“莫要妄议。”

女孩吐了吐舌头，乖巧低头，不再言语。

闲坐少顷，女孩唤来店家结账，却意外得知饭钱已由一位老者代付。二人惊疑之际，又见店家递来一个木雕，不禁瞠目结舌。

粉衣女子握着木雕，指尖触碰之处圆滑如玉，可想见雕刻之时定一勾一画如行云流水。

她仔细看来，果真刻得与自己不差分毫，不由心生佩服。

她问起雕刻者何人。店家只道是一个相貌古怪的老者，再无其他。

她微有失落，将木雕交与女孩保管。脱手时，指腹擦过背面。她眉心一蹙，将木雕取回，翻转过来，定睛一看，两行清秀篆刻入眼：

谁道绝色尽是祸，凌云壮志何有错？

阴沉天际之下，秦王宫恢弘的轮廓分外冷硬。

威严的咸阳宫透着鲜有的隆重与压抑。

嬴政待在寝室内，一身玄衣纁裳袭地，九珠冠冕盖发。王袍上的十二纹章，肩头与袖尾的黑龙吞日霸气逼人，将他羸弱的身骨衬得多了份凌厉。

他斜倚着鎏金宝榻，面容消瘦，剑眉浓黑，薄唇微抿，垂下眼帘半掩着目光中的黯淡与哀痛。

一旁侍奉的是一名老宦侍与一个端着药汤的宫婢。老宦侍见嬴政迟迟不动，便出声提醒道：“药汤渐凉。请大王尽快服用。登基大典将至，莫要误了时辰。”

嬴政听着老宦侍的尖细的嗓音、微扬的语调，十分不快，只觉得他在嘲笑自己是一个傀儡大王；只觉得现在连一个阉人都可以对自己大声相向。

老宦侍姓徐，赢楚在位时受吕不韦提携成了咸阳宫的总管。赢楚轻死后，奉吕不韦之命继续总领咸阳宫内务。

嬴政明了，这徐总管是吕不韦用来监视父亲与自己的奸细。

对于被称作旷世良相，被赞治国之能无人可比的吕不韦，嬴政并不像他父亲那般信之不疑，更不愿将国事全权交付，反而恨之入骨，欲除之后快。

三年前的一次朝会，嬴政躲在咸阳宫偏殿暗红的大门后，偷偷听着议政堂内吕不韦高亢霸道，说一不二的言论，小心地探出脑袋，观察着堂上其他

人的神态举止，心中便有了计较。自那日起，年仅十岁的嬴政果决地认定这个朝臣攀附、君主倚重的功臣将是阻碍自己未来执掌王权的大患。

霸权只引起嬴政的忌讳与反感，不足以至恨。真正让嬴政怀恨在心的是吕不韦与母亲赵姬的私情。从对当朝丞相频频往来后宫的疑惑，到发现素日里远观宫婢、宦侍们窃窃私语，近闻忽然噤若寒蝉的怪象，再到几番质问母亲赵姬时听到的闪烁言辞，看到的虚情假意，真相如何嬴政已心知肚明。他对母亲的淫乱荒唐失望透顶；对父亲的蠢钝无知悲戚无奈；对吕不韦不守臣纲，欺君罔上，深恶痛绝。这样的宫闱丑闻如隐在暗处的巨雷，一旦被揭穿，罪同篡位，牵连之广不敢想象，也让本就饱受非议的储君嬴政倍感蒙羞，在他心中烙下了一抹永难愈合的伤痕。他十分怀疑父亲一夜之间暴毙的真正原因，是吕不韦得知与王后赵姬偷情一事败露，为防不测而抢先下了杀手。

肮脏与阴谋丛生的宫闱、朝野，让嬴政颇觉孤独无助。他再不愿踏进母亲居住的宫宇，性情越发暴戾多变。面对成为一国之君的自己，他心潮澎湃却也忐忑无奈，深知日后的帝王路绝非坦途。

他听着徐总管的再三提醒，眉心一点点拧紧，伸手接过药碗，盯着碗内黑色的汤水，目光随着缓缓上升的雾气游移，忽而想起刚刚团聚三年便猝死离世的父亲，顿时头皮发麻，面露骇色。

他猛地将药碗摔向一旁的徐总管，噌地起身怒喝：“狗奴才！你是不是想把寡人毒死！”

徐总管对飞来的横祸来不及躲闪，惊叫着被泼了一脸药汤。瓷碗跌碎在地。他亦惶惶跪地。

嬴政微喘着欲再次责骂，忽见母亲赵姬进殿，怒气稍敛，鹰隼般凶狠的目光虽渐渐柔和，却有一抹鄙夷闪过。

赵姬身着蚕衣，金凤冠压髻。早年的颠沛流离未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眸含春水清波，香娇玉嫩，艳骨醉人。

嬴政低沉地唤了声“母后”。

赵姬瞥了眼地上的碎瓷与战战兢兢的徐总管，红唇微勾，拉起儿子的手上下打量，嫣然道：“果然有王者风范。百官已在正殿恭候大王。”

嬴政任由母亲牵着自己的手走出寝室，走进偏殿。母亲掌心传来的温度唤起嬴政初入咸阳宫时的记忆。他清楚记得，当时百官分立两侧，道道迥异的目光投向缓缓走近殿门的自己。那般压抑、慌乱之下，是母亲牵着自己的手抛开所有鄙夷与怀疑，迈过高高的玉阶走向王座上的父亲。那时，母亲的手温柔而暖心。而今，久居宫阙，母子间相依为命的亲情也淡了。

嬴政跟在母亲身后，冰冷的手微微回握，心中一阵酸楚，暗暗自问：做了这一国之君还会失去什么？

咸阳宫是秦国的最高殿堂，只有中央正殿与东西两座偏殿。正殿靠前突出，依高而建，西有竹林，北落青松，东铺绿野，布景简约，但一处一角皆透着勃勃生机与大气之象。

开阔的广场有三十六级白玉台阶直达朱红的正殿大门，龙吻、凤鸟仰首分立的飞檐斜插入天。其势堪称龙楼凤阁。

嬴政与赵姬来到正殿侧室，只等仪官高呼，便可昂首入殿受百官叩拜。

正殿之中虽有金玉装嵌，但丝毫没有六国宫殿帐帟重重的舒适与温暖。这里处处透着冷硬。嬴政站在侧门旁，微微探出头，打量着厅堂的宽阔高大，悬栋结阿，梁形如龙，金玉皓壁，朱丹漆柱，心底涌动着的有骄傲与敬意。

他想到此后要与历代秦王一样，在这里实现自己的鸿图华构，不禁热血沸腾。

他殷切的目光转至立在殿中，神态各异的百官。观察几巡，他鹰眸陡变冷暗，脸色沉郁，眉宇间怒意耸动。

他发现吕不韦竟不在堂上。

大典迫近，身为丞相迟迟不现，究竟意欲何为？嬴政隐隐感到，自己的登基大典绝不会平顺。

嬴政思虑之际，太常垂头踌躇地走进侧室。

太常已收到宦侍回禀，得知吕不韦有意拖延。他对赵姬见礼，恭敬道：“启奏太后，时辰已到，但丞相未到。”言罢，他看了眼脸色不佳的嬴政，接道，“可要等候？”

赵姬娇艳的脸上露出点点尴尬。她沉吟须臾，点头言等。

此等大事，岂有君等臣之理。二人的对话让嬴政怒火中烧。他对母亲最

后的一丝亲情灰飞烟灭。

此时，百官的耳语也随着殿外骤起的风，吹过殿内，穿门而来，尽入他耳。

“三刻已过。还要等多久？”

“要等吕相来。”

“日后，大秦的兴衰全靠吕相与糜将军了。”

嬴政听着碎语，嘴角重重一沉，横眉冷视欲走出侧室的太常，怒呵：“混账！”

太常与赵姬皆是一怔，齐齐望向嬴政。

嬴政上前一步，猛地揪住太常的前襟，将他用力拉低至身前，令其眉眼与自己平齐，语调凶狠凌厉：“擦亮你的狗眼看清楚，寡人才是这大秦的王！”说罢，一把推开太常，不顾一旁惊愣的赵姬，大步走向正殿。

他明白了，吕不韦此举是给平日的针锋相对的自己一个警示。

百官见嬴政突然登上大殿，议论戛然而止，面面相觑一阵方恍然，纷纷俯首叩拜。赵姬与太常亦急急走出侧室，望着空出的相位，显露几分局促与担忧。

“丞相到——”这时，殿外传来宦侍悠长细亮的报号。

百官未敢起身，抬了抬俯下的腰背，微微转头，朝殿门外看去。

阴云之下，玉阶之上，吕不韦一身玄色绛袍，足踏重底赤舄，腰间二丈三采绿紫绶，挂双佩玄山玉，头顶高山冠，阔步而来，器宇轩昂，炯炯双目聚着不可一世的锋芒。

嬴政立在王座旁，注视着从容进殿的吕不韦，掩在宽大袖袍内的手缓缓攥紧，眼中的恨意越发深邃。

吕不韦虽步步镇定，颇显镇国之气，可当他跨进大殿，迎上嬴政寒意如锋的鹰眸，打量着这个以瘦弱之躯直面文武百官，毫无半点怯懦的年幼新王，看着怒意尽显的稚嫩脸庞，心中微有撼动。

他仿佛看到了一副与其父亲嬴楚，甚至其他秦王不同的气势与傲骨。

“丞相来得正是时候。寡人有一事想请教。”吕不韦还未稳脚行礼，便听到嬴政凛凛稚声。

“大王请讲。臣定知无不言。”吕不韦浓眉一挑，自免礼数。

“登基大典乃国之大事。太常无视礼法，延误吉时，置大秦祖制于何地？此等庸臣该当何罪？”嬴政抑扬顿挫，掷地有声，听在吕不韦耳里竟颇有几分王者威仪。

殿内气氛骤冷。无人不晓这是在杀一儆百，是在暗示吕不韦的违礼之举当受责罚。

百官死寂，洗耳静听。

“政儿。”一旁的赵姬轻唤，意在提醒嬴政此举不妥。唤罢，她冲吕不韦温柔一笑，花容略失。

站在武官最前，与吕不韦交好的大将军糜公眼帘一垂，若有所思。他不用担心吕不韦在朝中的地位会因嬴政的几句旁敲侧击而动摇，但对这个年幼的新王露出的锋芒与威严颇为侧目。

吕不韦扬着下颔，泰然自若道：“革职法办。”

在吕不韦眼中，嬴政此举不过雕虫小技，不值在意，但既然开始，那便要有个他认为好的结局。他要让这个嬴政记住，执政掌权依靠的绝非横冲直撞的勇气。

“免去太常一切职务，交由廷尉审办！”嬴政干脆果决的话音回荡大殿。百官无言。

他冷冷地看着被拖出大殿的太常，撩袍跪坐王座，环视百官几回，目光落在吕不韦身上，再次开口，仍是不容辩驳的语气：“即日起，由丞相筹建寡人王陵。整座陵墓要势如王城，纳万千兵马，容江山百川。地宫中要夜明珠饰金顶，如日月星辰；鱼油灯照宫宇，长明不灭；赤帝流珠做江河湖海，永不沉寂。”

嬴政的话再次震动了咸阳宫大殿。

登基后便着手修建王陵的君王并不少见，但说出如此要求的君王确是前所未见。

赵姬难以置信地看着儿子。百官更是瞠目结舌，议论声一片。

面对此情此景，嬴政冷冷一晒。无人明白他儿时漂流在外的辛酸苦楚。秦武王、秦庄襄王皆短命而终。他预料不及隐藏的祸患，更不愿腐烂的尸身

草草下葬。无人明白他对死亡别样的理解与恐惧。此令不单是向吕不韦发出王权至上的挑衅，更是对自己王权路最终归属的筹谋，也是一个执着王权巅峰的君主内心最真实的表现。

然而，看似握在嬴政手中的主动却在此时翻转。

吕不韦与糜公互视一眼。二人惊诧的脸上旋即露几分讥笑与不屑。

吕不韦缓缓开口，语气同样凌人强硬：“臣以为，当下应为兼并六国养精蓄锐，不宜劳民伤财。何况，大王尚且年幼，陵墓一事可从长计议。”

吕党齐齐附和。其他大臣见势亦纷纷跟随。

谁会去在意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群臣的附和与劳民伤财四字重重刺痛了嬴政的神经。

此时，太后赵姬开口：“大王弱冠之年承继王位，对政事尚且生疏。丞相德高望重，乃大秦股肱之臣。大王不如拜吕相为仲父。日后君臣同心，振兴大秦。”

若说方才的臣子齐声是新伤，那么母亲赵姬的话则是陈年的疮痍再被揭起。一瞬间，怨恨如毒酒，在血脉里翻腾，在五脏六腑中汹涌。根根骨节，丝丝毛发，都在隐隐生怒。

他斜睨着赵姬，憎恶的目光扫过她浓妆艳抹、笑意盈盈的玉面，想起她对吕不韦的温言软语，顿觉无耻下贱。

倏忽，他鹰眸一转，凌厉的目光射向吕不韦，高声反问：“寡人秉天意承我大秦江山，虽年幼，但定会勤政爱民。为人臣子理应辅佐君王，与仲父二字何干？莫非，不封仲父，丞相便不再辅佐寡人？”

吕不韦未料嬴政会如此应对，一时无言，嘴角抽动，隐匿尴尬。

百官依旧静待好戏。吕不韦神思飞转，急想应答之言。嬴政忽而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喘响彻大殿。

卯时至此，嬴政情绪几番波动，未服药汤，加之雨前天气闷热异常，频觉胸中憋闷，忍了数次终难以压制。

此举正给了吕不韦发难之机。他双眉一挑，从容笑道：“身为臣子自当忠心尽职，事事以大王与社稷为先。现下，大王身体不适，宫外闷热异常，巡城恐会加重病情。一国之君安康与否关乎国家未来。臣请大王即刻回殿休

养。”说罢，擅自挥手示意仪官撤礼，并取消巡视，根本不给嬴政反驳之机。

嬴政登时脸色通红，咳喘越发厉害，欲呵斥却无力开口。他狠狠瞪着一脸得意的吕不韦，一把推开近身搀扶的宦侍，甩开赵姬伸来的手，快步走进侧室。

出了侧室，嬴政并未返回寝室，而是一路疾行，出了咸阳宫。

宦侍跟在嬴政身后，关切询问，不得回应。

眼见再过两道回廊，便是通往王宫大门的甬路，宦侍慌乱之下拦住嬴政，躬着身子，紧张道：“大王是要出宫吗？”

嬴政不与回答，狠狠踢了宦侍一脚，依旧前行。

宦侍赶忙拉住嬴政劝阻，又被推开，挨了两拳。

嬴政急喘着吼道：“滚开！一帮趋炎附势的东西！”顿了顿，忽然急躁地扯下身上的王袍、冠冕，扔到宦侍头上，高嚷道：“一个个禽兽不如！你拿去给他，告诉他，想做王位寡人成全！寡人今日就要出宫！你给我滚开！”

宦侍冷汗涔涔，望着径直走出宫门的嬴政，慌张地收起王袍，朝咸阳宫一路快跑。

第三章

沐雨机缘

墨云更沉，风势渐涨，倾雨之兆。

城中百姓见新王迟迟没有巡视，百官却已各自回府，纷纷猜测原由。城中流言乍起。

粉衣女子与女孩站在少府宅院前，不远处停着金钲车与一辆载货马车。

女孩哀叹一声，抱怨道：“这天闷得要死，怕是要下雨了。”说完，她水眸流转，东张西望一番，凑近粉衣女子，小声道，“小姐。新王取消巡视，是不是王位有变？”

“不得胡说！有人来了！”粉衣女子声色俱厉。

女孩撇撇嘴，顺着粉衣女子的目光看去，只见前方不远处，一辆金钲车缓缓驶近。四面帷幔皆被收卷，车内坐着一个矮胖的中年男子。女孩掩嘴偷笑，喃喃道：“他的俸禄可以坐得起金钲车？看来贪了不少。”

少府一边接过随从递来的锦帕擦拭额上的汗珠，一边加快扇动手中竹扇，眼神辗转之际，看到自家门前站着两个窈窕女子，微微一愣，旋即眯眼仔细打量，催促车夫挥鞭加速。

粉衣女子见马车临近，带着女孩快步上前，盈盈一礼，垂首恭敬道：“民女巴清，携侍婢鸢儿，拜见少府。”

少府叫停车夫，起身下车，走到巴清跟前仔细打量，心中赞叹。打量片时，他环视四周，看到另一辆金钲车，点头微笑，引二人进府说话。